



傅立叶传

傳 立 叶 传

〔苏联〕阿·魯·約安尼相著

汪 裕 蓀 譯

商 务 印 书 馆

1988年·北京

1102/33/12
А. Р. Иоаннисян

ШАРЛЬ ФУРЬ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8

傅立叶 (1772-1837) 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他的著作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本馆出版的《傅立叶选集》(一、二两卷已出版, 三、四两卷即将出版) 收集了傅立叶的主要著作。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傅立叶的生平思想, 我们又译出苏联作家阿·鲁·约安尼相著的《傅立叶传》一书, 以供研究参考。书后附有参考书目, 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傅立叶思想, 是有帮助的。

FÜLYÈ ZHUÀN

傅立叶传

[苏联] 阿·鲁·约安尼相 著

汪裕蓀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373-3/K·42

1961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109 千

印数 2,400 册

印张 4 1/4 插页 8

定价: 1.65 元

目 次

第一章	空想社会主义	1
第二章	傅立叶的青年时代	24
第三章	“发现”	34
第四章	爭取承認	46
第五章	第一批信徒	62
第六章	文明制度与和諧制度	73
第七章	老师和学生	93
第八章	晚年	115
参考书目		125

第一章 空想社会主义

(一)

1516年，杰出的英国人道主义者、鹿特丹的爱拉斯谟的朋友托马斯·莫尔用拉丁文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长而奇特，叫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

在这本小册子中，莫尔借他的主人公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叙述了一个烏托邦島的故事，据说这个島在遥远的西方某地。在这个奇异的島上沒有私有制。全体公民都必须劳动。在专门选举出来的攝护格朗特(行政长官)的监督下，每个家庭各从事一项有益的手工业。此外，全体公民都必须在特設的农业生产队中工作两年。这个島上沒有货币交易。一切产品，无论是农产品或者是手工业产品，都一律繳入公共仓库，每个家庭的家长从这里領取一切生活必需品。島上还有公共食堂。

可見，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兴时期，莫尔就在亲眼看到农民失去土地和人民大众因資本的原始积累而貧困的影响下，制訂出空想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这种空想共产主义反映着对无阶级的社会，即对无寄生和剝削的社会的模糊憧憬。

“烏托邦”是莫尔虛构的一个島名，后来开始成为通用的名詞。不久，便出現其他一些“烏托邦”故事，內容都是叙述十分离奇的共产主义社会或国家的。在同一十六世紀，意大利人邓尼发表了他的烏托邦；而在十七世紀初期，又出現了康帕內拉的名著《太阳城》。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真正平均派”的著名代表之一溫斯坦莱发表了关于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論著作《自由法》。

十七世紀末期，类似的著作也在法国出現了。德尼·維拉斯

的《塞瓦兰人的历史》在 1675 年用英文出版，后于 1677 年用法文在法国出版。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叫西登的船长的惊险故事，他因船只失事而漂流到澳洲。西登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的“塞瓦兰”国家。这个国家的创始人塞瓦里斯认为，一切罪恶都来自三个主要恶习：骄傲、食欲和闲逸。因此，他不仅要永远消灭一切社会隔阂，而且还要取缔私有制，使全体公民都必须履行劳动义务。在“塞瓦兰”国内，一切居民分属于各个公社（奥斯馬基）。全体公民都在公共房屋里共同劳动和共同饮食。有乡村奥斯馬基和城市奥斯馬基，还有学校奥斯馬基。生产是按照计划原则组织的。一切多余的产品都缴入公共仓库，每个奥斯馬基从这里领取一切生活必需品。

維拉斯的小说引起了无数人仿效。虽然法国第一部空想共产主义著作的出版迟于英国和意大利，但是在后来，法国在大量出版这类书籍方面却跃居了首位。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增长，商品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新的社会矛盾，促使十八世纪源源不断地出现了很多乌托邦小说，其中的一部分具有共产主义倾向。

大多数的乌托邦作品很少有独特之处，结构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这类书籍的大量出现，却证明共产主义思想已在接近下层群众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开来，而共产主义思想是永远伴随着“作为近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的先驱者之阶级”^①的运动。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文坛上出现了试图从理论上论证共产主义的著作。摩莱里和马布利首先作了这样的尝试，在他们的著作中“简直已有共产主义学说了”^②。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87 页。

② 同上书，第 38 页。

馬布利只是有条件地承認共产主义，而不認為共产主义可能在他的时代实现(实际上，馬布利同卢梭一样，只是幻想社会的平等状态，而沒有幻想消灭私有制)；而摩萊里則不同了，他在《自然法典》这部有名的著作中捍卫了共产主义，認為它是理想的和唯一使人向往的社会制度。

按照摩萊里的意見，共产主义是与“人类的本性”，即人們的天性相适应的。所以人类初期的原始社会制度(当时人們还处于自然状态)是家长制共产主义制度，土地是公有财产，人人都可以平均地享用土地上生产的財富，自願地服从长者的管理。然而不幸得很，人們不久就脱离了这种自然状态。由于某种原因(摩萊里認為，可能是由于人口增加)，出現了成文的法律，而代替了家长制管理。法律的制訂者由于自己无知而規定平分公共财产，从而允許私有制存在。私有制使人們产生了貪欲，而貪欲就成了当时社会所特有的无数恶习的根源。为了杜絕这些恶习和恢复人們的幸福，就必须廢除私有制。

摩萊里不仅宣傳理想社会制度的一般原理，而且制訂了这方面的模范立法。摩萊里認為，这种立法應該根据三条“基本的和神圣的法律”：(1)什么东西也不应当据为私有，但直接用于消費和生产的東西除外(用于生产的東西指的是手工业劳动工具)；(2)全体公民都由社会供养；(3)每个公民都必须参加适合他的体力、才能和年龄的劳动。其他法律詳細地規定着社会制度的一般原則。一切生产都集中在各行业所屬的公共作坊里，作坊由工长领导。至于农业劳动，也同莫尔的主張一样，凡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公民都必须参加。全部产品都拿到公共市場，然后向公民分配。剩余的消費品繳入公共倉庫，根据需要分配給各个家庭。除了某些产品由于受数量上的限制由国家規定分配定額而外，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物品。

十八世紀法国的空想共产主义，在摩萊里的學說中得到了最完備和最典型的反映。在這個時期的法国空想主義者看來，共產主義是一種理論上的理想，是從純唯理論的立場上論證的一種合乎“人類的本性”的合理而自然的社會制度。他們的共產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粗鄙的平均主義性質。這是一種通過普遍平均來消滅現存的階級不平等和社會矛盾的思想。例如，摩萊里在他的立法中，甚至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公民的日常生活、直至婚姻關係，都作了最細致的、帶有強制性質的和一律的規定。他提倡飲食適度和禁止修飾，因為注意修飾會造成人們之間的差異。當時的其他空想社會主義者也主張規定統一的衣食，只把這一點看作真正平等的保障。

十八世紀法国空想共产主义所特有的這種粗鄙的平均主義傾向是不難理解的。在封建專制制度和工場手工業生產方式的條件下，反映受着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剝削痛苦的社會下層情緒的作家們，除了描述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以外，不可能宣傳別的共產主義。平均主義思想在這個時期不僅是財產平等論者的特點，而且也是宣傳必須完全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家的特點。由於缺乏實現這種思想的實際前提，所有這些希望都變成了脫離生活的抽象理想。

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空想共产主义，即巴貝夫主義者（巴貝夫和“平等派密謀”的其他參加者）的共產主義，也帶有這種粗鄙的平均主義性質。

這個運動的歷史意義是極其巨大的。巴貝夫及其擁護者們參考雅各賓黨的革命民主主義專政的經驗，進行了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次革命嘗試。儘管是密謀的策略不夠妥當，儘管是他們與群眾的聯繫不夠，但這畢竟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實。在巴貝夫主義者看來，共產主義已經不是理論上的理想，而是直接

的实践目的。在筹划“平等派密謀”的时候，他們以法令、宣言等形式制訂了实践措施，預定在变革以后实行，以建設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

但是，巴貝夫主义者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仍旧是十八世紀旧的、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巴貝夫本人不止一次地自称为摩萊里《自然法典》思想的繼承人。的确，《自然法典》对巴貝夫本人及其拥护者們的世界觀的形成是起了最直接的影响的。他們也宣揚“平均的和純洁的适度”，主張生活儉朴，認為必須取締即使在表面上違反“平均原則”和不能为大家所获得的一切东西。有些巴貝夫主义者，特别是希尔文·馬雷沙尔，甚至甘願牺牲“艺术”而追求“实际平等”。

因此，《共产党宣言》着重指出，巴貝夫主义者的作品虽然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但是“这种文献所鼓吹的是普遍的禁欲主义思想和粗鄙的平均主义”^①。因此，恩格斯在他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書中把巴貝夫的思想同摩萊里、馬布利和十六到十七世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說加以联系时，也写道：“这种新学說的最初表現形式是斥責一切人生享乐的、禁欲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②

(二)

只是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才出現了社会主义学說。这一学說是在新的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与十六到十八世紀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有着本質的差別。

十九世紀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是两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即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① 《共产党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99頁。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8頁。

十八世紀后半期，在社会經济发展比較先进的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結果产生了大規模的机器工业。随着工場手工业生产向工厂生产过渡，随着資本主义从工場手工业阶段向工业資本主义生产过渡，而产生了社会大变革，引起了社会大震蕩。英国产业革命的結果，形成了資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階級——工业資產階級和工业无产階級；两者之間的对抗开始成为主要的社会因素。无产階級是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形成的。因土地改革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因无力同大工厂生产竞争而破产的手工业者紛紛加入工人的队伍。工人遭受殘酷的和毫无限制的剝削，十六到十八小时的工作日，微薄工資收入，女工和童工的广泛雇用，失业威胁的經常存在，极端困苦居住条件——这一切使劳动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剧烈地恶化了。随着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的工业增长而蓬勃发展起来的資本主义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呈現出一幅鮮明的、尖銳的社会矛盾的图景。

在英国发生这种社会变革的同时，法国在十八世紀末发生了历史上規模最大的資產階級革命。这次革命不仅消灭了陈腐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在法国建立了新的資產階級社会，而且还摧毁了全欧洲的封建主义的基础。在法国革命軍队和拿破侖軍队的先后打击下，欧洲的政治区划地图改变了，德意志、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几世紀来的封建秩序破坏了。甚至在拿破侖帝国崩潰后暂时获胜的貴族君主政体的反动势力，也不能长时期支持住腐朽了的欧洲封建主义大厦，使其免于最后傾复。

新的資本主义制度和新的資產階級社会关系，到处都战胜了旧的社会經济生活。資產階級革命促进了法国大工厂工业的发展，因而在十九世紀最初几十年，法国也开始了产业革命，并形成了工业无产階級的队伍。在十九世紀的二十到三十年代中，德国和其他許多欧洲国家也开始了产业革命，世界資本主义市場逐漸

形成起来。自 1825 年起,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与十八世纪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 1789 年,封建制度还几乎完全统治着整个欧洲大陆,而到十九世纪初期,尽管欧洲还有许多君主国家和贵族政府,然而情况毕竟是不同了。在某些国家,包括法国,已经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在别的一些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日益排挤着陈旧的封建关系。无怪乎这个狂飚时代的人们,即经历过这些“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歌德语)的人们要经常谈到“新世界”的诞生了。

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也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学说。恩格斯在他的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反杜林论》中,对十九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前提作了经典性的描述。

在引起许多幻想的法国革命的風暴刮过以后,人们看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所预言的理性王国,“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正实现于资产阶级的司法之中;而平等则归结为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且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被宣布为最根本的人权之一;……”^①“富有和贫穷间的对立,非但没有在普遍幸福之中获得解决,而且反而因为那种沟通对立的行会的和其他的特权的废除,以及那种稍微缓和贫富对立的宗教慈善设施的废止,而更加尖锐化起来。现在在事实上所实现了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于小资产者和农民,不过是把他们被大资本、大地产的强烈竞争所压碎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罢了。这样,‘财产自由’对于小资产者和农民就变成了脱离财产的自由。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劳动群众的贫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8 页。

穷和困苦成为社会生存的必要条件。現金交易，象卡萊尔所說的，日益成为这个社会的唯一联系因素。犯罪的数目一年一年地增加。如果以前的白昼橫行的封建的罪行——这些就是到现在也沒有消灭——如今变成了次要的話，那末，以前只在暗下偷着做的资产阶级的罪恶，现在却放肆进行了。商业日益变成为欺詐。革命的箴言‘博爱’，实现于竞争所产生的詭計和嫉視之中。賄賂代暴力的压迫而兴，金錢代替了大刀成为社会权力的主要杠杆。‘初夜权’从封建主轉移于资产者、工厂主。卖淫增加到空前的程度，甚至婚姻本身，依然和以前一样，是法律所承認的卖淫形式和卖淫的官式的掩盖，而且此外还有多得很多的通奸事件来作补充。”^①

在这种条件下，必然要出現一些人开始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对他们当时所处的现实表示沉痛的失望。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出現的三位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也是这样的人。他們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并以新的社会理想、即社会主义理想来与资产阶级社会对立，这种社会主义与革命以前时期的原始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有所不同。

十九世紀初期的社会主义学說尽管与十六到十八世紀的共产主义理論有着質的差別，但是仍旧帶有空想的性質。在十九世紀最初几十年，还不存在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前提。欧洲的大资本主义工业只是剛剛誕生。生产力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間的矛盾初露端倪。工业无产阶级尚处于形成阶段。工人运动剛剛开始，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还未提高。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識到自己的阶级目的。

“无产阶级还剛剛从一般沒有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成为新的阶级的萌芽，它还完全不能作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出只是一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40頁。

种受苦的被压迫的等级,由于它无力帮助自己,所以对于它的帮助只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

“这种历史的情况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者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适应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成熟的状况、不成熟的阶级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既然还在不发展的经济关系中隐藏着,所以不得不从头脑中发明出来,创造出来。”^①

因此,尽管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在十九世纪初期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 and 论证了新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但是仍然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都是空想主义者,不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不能够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不能够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不能够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无论是圣西门,还是欧文或傅立叶,都把无产阶级看成只是受苦受难的群众,对他们们的不幸表示同情,并力图减轻他们的苦难。但是,三人都未能看出无产阶级是能够最终摧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社会力量,也不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利益的代表者。相反地,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在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提出新的社会制度的时候,也在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既维护“穷人”的利益,又维护“富人”的利益,所以尽力说服“富人”,使他們也要深切关心社会的改造。同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一样,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是纯唯理论地论证新的社会制度,把它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自然的、公正的,既适合人们的本性和需要、又适合真正道德和永恒正义的要求的社会制度。他们认为,用和平的方式,即通过耐心的宣传和借助于掌权者是可以实现这个新的、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深信,当时的执政者和有产者阶级的代表相信新的社会制度优越以后,不仅不会反对这一新制度,而且还会自己来着手实现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页。

这一制度。人們至今所以还生活在如此困苦和違反自然的社会条件下，只是因为人們还没有了解理性和正义的真正規律。为了使人类摆脱一切貧困和罪恶，必須发现这些規律，研究合理而公正的社会結構。这三位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每个人当然都把这种“发现”的荣誉归于自己了。

在《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描述十九世紀初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質时写道：“这种社会主义批評資本主义社会，指斥它，咒罵它，幻想消灭它，幻想有比較好的制度出現，劝导富人，說剝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闡明資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質，又不会发现資本主义发展的規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創始者的社会力量。”^①

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的一般理想就是如此。他們的理想彼此接近，而且使他們的社会主义具有了空想主义的性質。但是，这三位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具体的原則和細節方面并不是彼此完全相同的。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的学說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三大主流。同时，每种学說都含有宝貴的原理，这些原理是社会主义思想宝庫的珍藏，后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訂科学的社会主义时曾加以批判地利用。正因为如此，十九世紀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

(三)

年輕的伯爵昂利·克劳德·圣西門(1760—1825年)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十九岁时随法国軍隊前往当时正在进行独立战争的美国。經歷了一系列惊險事件以后，在1784年回到法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頁。

国，不久就离开了军队。

尽管圣西门是贵族出身，可是他并不敌视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他甚至抛弃了自己的伯爵称号，参加了革命运动，但后来在恐怖时代被逮捕了，坐了数月监狱。几笔大宗的土地投机生意，使他成为一个富有的人。在执政内阁时期，圣西门在巴黎的沙龙是当时知识界、特别是科学界的著名人物的集会中心。

不久以后，命运的变迁很快使他荡尽了财产。在十九世纪初，他已成为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和他以前救济过的许多熟人一样了，此后，除了在当铺和阿尔信纳尔图书馆短期任职以外，一直依靠朋友们的资助生活。在法国的反动势力复辟时期，他的物质生活状况才好转起来。到这个时期，圣西门业已因为自己的著作而出名，周围有了不少信徒。

圣西门早在 1802 年就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但是最有名的几部著作，比如《论工业制度》、《工业家问答》和《新基督教》等，都是在他生平的最后十年写成的。

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一种能够根据新的原则来改造社会的哲学。按照他的说法，每一种社会制度都以某种哲学体系为基础。一种哲学体系代替另一种哲学体系，是合乎规律的过程。由此可见，圣西门是从历史过程的规律性观点出发的。但是，由于他承认思想体系先于社会经济结构，所以他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唯心主义观点上的，虽然他在分析具体历史现象时偶尔也曾有过唯物主义的看法，估计到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按照圣西门的意见，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每个新的社会形态都比以前的社会形态前进一步，因而是更完善的社会形态。

最初，在人类的原始时代，人们崇拜偶像，只知采集食物。后来，出现了奴隶制度，而成为当时的进步现象，因为人们不再杀死

俘虏，而是把俘虏变为奴隶。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的宗教哲学体系就是多神教，即同时供奉许多神。

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多神教体系的危机。早在苏格拉底时代，这一危机就开始了。基督教的传播表明一神教的最終胜利，所谓一神教就是只承认有一个神的宗教。随着一神教的发展，产生了封建神学的政治体系。这时，奴隶制度为农奴制度所代替。世俗政权转入军事封建主手中，而思想上的领导则归于僧侣阶级。在这个新的社会体系下，人类的知識迅速地发展起来，工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因此，自十五世紀起，封建神学制度也遭到了危机。反对这个已经腐朽的体系的斗争，从思想和政治方面开始了。世俗科学的代表人物(学者)领导着这一思想斗争；从哥白尼到法国启蒙哲学时期的思想斗争，就是以此为特点的。而新兴的阶级——工业家阶级也参加了反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

圣西门以法国为例对历史过程作了极有趣的叙述。他从两个阶级(封建主和工业家)的斗争角度来考察近几个世纪的法国整个历史。他研究工业家阶级(包括城市手工业者、商人、土地所有者)自十字军远征以来的逐渐成长，论述他们从路易十一世时起与君主政权建立的反封建联盟，考察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分析封建神学的政治制度与阶级力量实际对比之间的日益增长的矛盾。这种发展终于导致十八世纪的革命，但是，按照圣西门的意见，这次革命并没有完成它的任务，只是完成了消极的、非建设性的工作。不错，革命彻底地粉碎了旧的封建神学的政治制度，但却使政权转入中间阶层(形而上学者和法律学家)手中，而没有当然地落入工业家和学者手里。可见，历史的任务在于把法国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也就是建立由工业家和学者领导的新社会制度。

这种“工业”制度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既然每一社会形态的基础都是一定的宗教哲学体系，那末，按照圣西门的意见，未来

社会的基础也应当是一种新的哲学，他把这种哲学称为“新基督教”。圣西门用下述的话表述了“新基督教”的基本原则：“人们应当有一个对最多数人最有利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目的是最迅速地和最充分地改善社会中最贫困阶级的道德状况和物质状况。”在圣西门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具体说明“最贫困阶级”这一概念时，已经谈到无产阶级。可见，未来社会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

只要把社会的领导权转归工业家和学者，也就是转给工业和科学的代表者，这一目的就可以达到。圣西门没有认识工人与企业主之间的阶级利益对立。他认为企业主也是同工人一样的劳动者，并拿他们与游手好闲的寄生者——不参加社会生产的食利者对立起来。圣西门把雇佣工人和资本家都列入他的工业家阶级，认为在工业企业老板的积极参加下建设新社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工业”制度的基本特点应当是没有不劳而食的寄生者。圣西门把必须从事社会劳动这一纲领贯彻在他所有的著作当中。因而，新社会将是劳动者的社会，将是从事有益劳动的人们的联盟。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的领导者将不是由于出生在富门的偶然因素所决定的，而完全是根据能力和天才选举出来的。

一切现实的世俗政权都应当集中在工业家委员会，而宗教权力则应当集中在科学院。这两个组织也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有计划的领导。正因为如此，圣西门把未来的社会制度称为“协作社”，并以此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相对立。新社会与旧社会不同，它不应当符合少数人的利益，而应当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因此，旨在维持秩序的旧管理职能将逐渐消灭，而由领导工业工作代替。可见，对人的管理将被对事物的管理所代替。人类的全部力量将不是用去相互管理，而是用去共同开发